

黑幫老大幫我洗襯衫

Al Capone Does My Shirts

貞妮佛·邱丹柯 (Gennifer Choldenko) 著

李曉琪 譯

七十多年來，東方一直是國內兒童小說的代言人，許多關心閱讀的家長、老師見了面，常常會問：「東方什麼時候推出服務青少年以上讀者的作品？」

隨著生活型態、社會結構的改變，邁入青春期的孩子，除了經典作品之外，的確需要更多符合他們這個世代需求的讀物，幫助他們面對徬徨、不安、困惑，或是迎接充滿理想的未來。

也就是在這樣的理念驅策下，「青春悅讀 Bridge」終於在籌畫年餘後，推出與新世代見面了。之所以取名「青春悅讀」，是我們希望青春飛揚的這一代，能樂於接近這批精選自世界各國的文學傑作，從中擷取與成人文學不同的氣息，涵養出獨特的人格特質與生活智慧。副標 Bridge 則清楚標示出我們規畫這個書系的企圖心：

I、Bridge 是銜接兒童過渡到成年的橋梁。針對青少年這個年齡，推出合乎他們年紀、趣味、歡樂或困窘的作品，不矮化他們強作天真，但也不世故老成，說些似懂非懂的深刻道理。所以在《沉默到頂》中，探討的是對異性的好奇與羞怯；《伊爾莎離家出走》則呈現破碎家庭的心靈創傷。我們希望真實

呈現這個階段可能遭遇的各種情境，為長遠的人生作準備，思考人生百態。

II、Bridge 是跨越國界地域的橋梁。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世界每個角落的風吹草動，都可能牽動每一個人的生活型態。當代青少年除了關心這塊土地，更要放眼世界，透過一本本文學傑作，得到充足的資訊與宏觀的視野。

III、Bridge 是文化交流的橋梁。這條書系不論是內容、文化背景或作者關心的議題，都非常多元化，藉由閱讀這些作品，青少年讀者可以接受各種不同文化的刺激與洗禮，汲取不同的人文素養。

IV、Bridge 是同儕間溝通的橋梁。每個人都只有一次成長過程，生長經驗有限，透過這些作品，青少年讀者可與書中主人翁一起成長，演練自己的生活技能，甚至發揮同理心，對相同遭遇的同儕適時伸出援手。

V、Bridge 是親子、師生間溝通的橋梁。傑出的青少年文學作品，不僅感動青少年讀者，也同樣感動成年人。透過這些作品，家長、老師可以深入青春期孩子的心裡，了解他們的困惑或難題，找出共同的溝通語言。

青春不等於叛逆，青春不等同膚淺，「青春悅讀 Bridge」將使青春的心靈更柔軟，更有深度；讓成人的心靈更包容、更溫暖。希望每個人的青春歲月都是一道彩虹橋。



惡魔島上有情天

許建崑（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惡魔島，是美國阿卡崔茲島的俗稱，位於舊金山外海約十二分鐘船程的地方。從西元一八五〇年開始，美國人將它修築為西海岸重要的軍事要塞；一九三四年改建成重刑犯監獄。本書所提到的艾爾·卡彭、機關槍凱利，就是早期拘禁在島上的要角。為什麼作者會採用如此驚悚的時空背景呢？是緣於童年的經驗，還是孩提時代對美國黑社會的迷思或恐懼，致使她長大以後難以忘懷，因此將之選作故事背景？美國讀者很容易感受書中的詭譎恐怖；臺灣的讀者卻可能因為缺少異國文化背景，而嗅不出黑幫的煙硝塵味。

要了解惡魔島近況，應該去看電影《絕地任務》(The Rock)。尼可拉斯·凱吉

飾演文弱不堪的科學家，奉命潛入島上，破壞歹徒持有的核化武器，並且解救被挾持的遊客。美國當局則從監牢中借調破壞力十足的英國情報員史恩·康納萊，來協助他完成任務。在這部電影裡，導演藉由遊客的足跡與身影，踏進了要塞大門，走入坑道、牢房；指揮官宣達攻擊任務時，則利用電腦3D合成技術，讓突擊隊員「透視」全島的地形、地物；而飛行員駕著噴射機飛臨上空、執行炸射時，更可以帶著電影觀眾鳥瞰全局；當然，隨著歹徒所射出的飛彈彈軌，我們也跟著看見了舊金山港灣和美國大西部。

至於艾爾·卡彭呢？他是芝加哥黑社會老大，神通廣大，收買了警界、法界人士，並利用幫派火拼搶占地盤，販賣私酒，操縱地方選舉。一九三四年，聯邦政府以「逃漏稅」為由將他起訴，並且關進惡魔島。據說他在監獄仍可以呼風喚雨，操控外界的犯罪組織；甚至還謠傳他派人到倫敦買絲質內衣。他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四十八歲。美國人拍攝黑社會電影，總脫離不了以芝

加哥、洛杉磯為背景，而且都歸罪於義大利黑手黨，或多或少也影射了艾爾·卡彭。勞勃·迪尼洛在《鐵面無私》(The Untouchables)、艾爾·帕西諾在《疤面煞星》(Scarface)這兩部電影裡，都分別扮演過艾爾·卡彭。

一九三五年一月，故事中的佛萊納根家庭發生了什麼事？爸爸肯姆失業了。為了全家生計，他只好接受監獄水電工和警衛的雙重工作。但是，他必須先把家人安頓好。大女兒娜坦莉十五歲，是個自閉症患者，每天都在排列鈕扣、石頭、羽毛，或在「算數」中過日子；要是有人干擾，娜坦莉就會高聲尖叫，無法抑止。他們向許多醫院、學校求助，付出了龐大費用，卻一點辦法也沒有，甚至沒有地方願意收容娜坦莉。媽媽海倫是個家庭主婦，偶爾擔任鋼琴家教，賺點微薄的金錢來補貼家用。為了女兒娜坦莉的病情，她焦慮萬分，也受盡折磨，只好採取逃避、退縮的駝鳥心態。

故事中的敘述者——我，是個十二歲的男孩，也就是娜坦莉的弟弟，名叫馬修，綽號穆思。「穆思」是「麋鹿」的意思，是幫聖誕老公公拉雪橇的麋鹿。到了惡魔島上，他得照顧永遠長不大的姊姊，必須遵從典獄長嚴厲的規矩，也要忍受典獄長女兒派珮兒的指使。到了學校，同學們對他們生活在拘禁黑幫分子的監獄島上十分好奇，這讓派珮兒興起了賺錢的念頭，到處宣傳「卡彭老大幫你洗衣服」的生意，因此惹出許多麻煩。讓穆思最痛苦的是，為了照顧娜坦莉，他不得失約於打棒球的朋友史考特；為了贖罪，他必須為史考特找到一顆黑幫老大打過的棒球；為了找這顆棒球，他竟然讓姊姊娜坦莉單獨留在荒郊野地，並且與監獄中一〇五號囚犯有了接觸。如果姊姊受到傷害，他該如何向父母交代呢？娜坦莉單獨與穿著一〇五號囚衣的罪犯相見。她喜歡跟他說話，牽手散步。這不正是典獄長警告過的事嗎？罪犯長年受到拘禁，有時難免會心理變態，侵害女性。但她就是不怕被一〇五號侵犯，到底是什麼原因？

娜坦莉並非智力發展遲緩，她會心算，五、六位以上的乘法都難不倒她。書

本上動物圖鑑出現的頁碼、天上忽忽飛過的鳥群數量、甲板上的人數……她都一一數過，牢記在心。她並不是笨，而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受了不明原因的影響，關閉了與外界溝通的管道，退縮到自己孤獨的世界裡。如果有人試圖捉弄或阻擾她的行動，她馬上發病，宛如瘋子。任何醫院或學校都不肯收容她；典獄長也不希望她留在島上，因為要是出了意外，沒有人願意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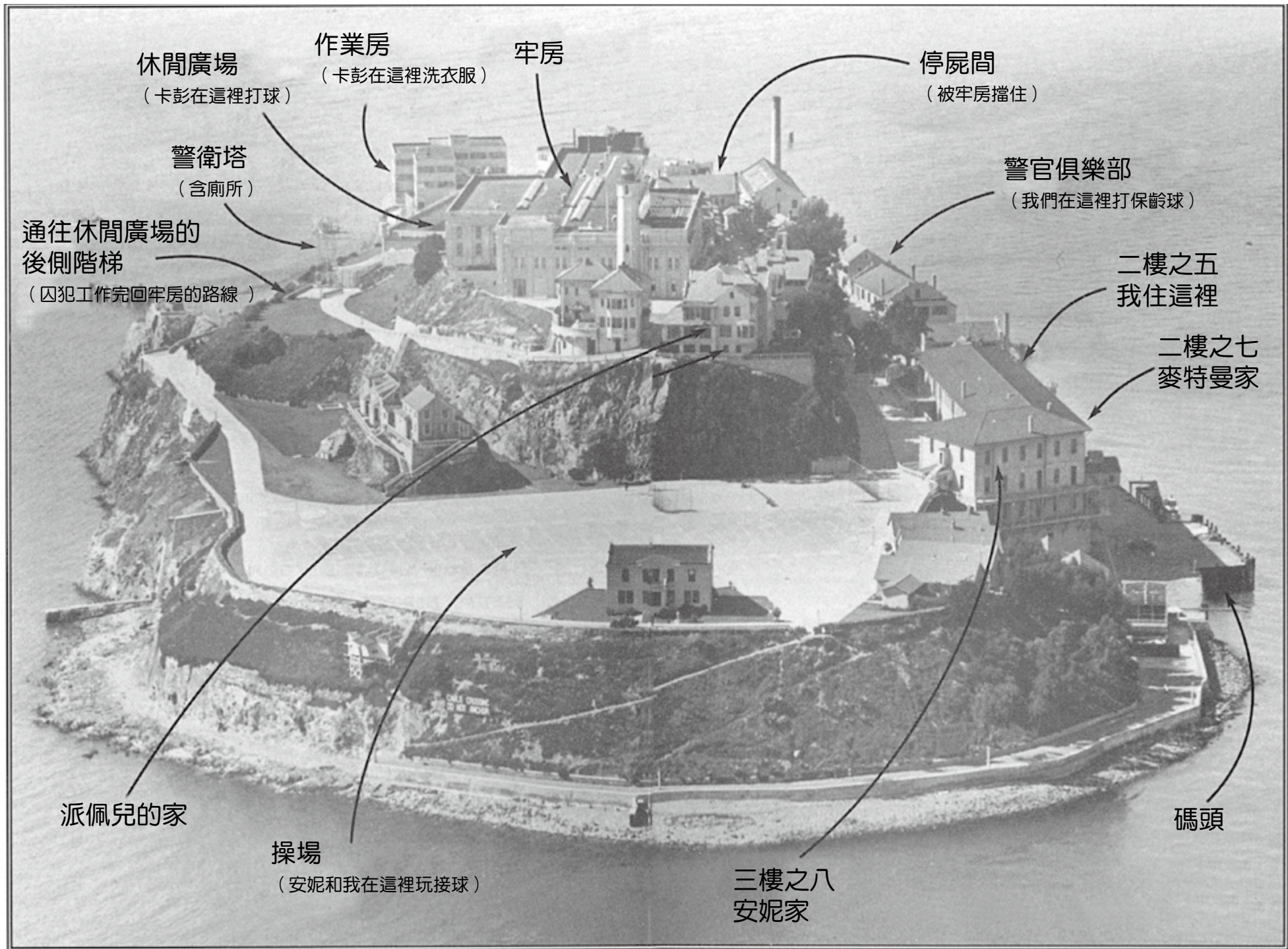
然而，一〇五號囚犯卻拉著她的手，也沒有害她發瘋。難道他有辦法幫助娜坦莉，改善她的病情嗎？一〇五號是好人，還是壞人？

面對姊姊的危機，穆思焦慮萬狀，爸媽沒時間也沒心情聽他「懺悔」。他考慮再三，決定向典獄長求助，希望能得到有力人士的幫忙，將姊姊送進學校，以改善家中的困境，結果卻得不到善意的回應。這麼一來，他只好改變被動的習性，強烈要求派珮兒配合，並偷偷送了一封信給卡彭，希望藉由卡彭的「影響力」，幫助姊姊進入艾斯特·馬利諾夫學校。

天晴了，佛萊納根家得到天大的好消息。校長波第先生打電話來，表示願意接受娜坦莉入學。這是他們來到惡魔島後的半年內，所得知最快樂的消息了！是誰動用了影響力？真的是牢獄裡的艾爾·卡彭嗎？一〇五號囚犯與艾爾·卡彭究竟是什麼關係？他就是艾爾·卡彭嗎？明明關在牢裡，他是如何動用影響力的？

如果不是艾爾·卡彭伸出援手，難道是「面惡心善」的典獄長嗎？還是馬利諾夫學校的校長良知發現，改變了入學規定？不論是誰，只要這三者之一興起了「善」念，這個世界就增添了一抹美麗、豐富的色彩。

最值得肯定的人，當然還是穆思——勇敢而聰明的馬修·佛萊納根。由於他積極努力、不肯服輸的態度，在困頓中念頭一轉，馬上就得到老天爺熱情的回饋。俗語說：「天公疼憨人。」不是嗎？阿卡崔茲島上的風雲，應該是充滿了野蠻、懲罰與報復的氣息，沒想到竟然也有溫馨、和煦的片刻，直教人讚嘆不已。



照片出處：舊金山公立圖書館「舊金山歷史中心」

卡彭老大幫我洗襯衫

〔目錄〕

出版緣起

導讀與賞析 惡魔島上有情天

阿卡崔茲島（惡魔島）

第一部

第一章	惡魔島	18
第二章	跑腿小弟	23
第三章	雜耍猴子	33
第四章	美洲笑鼻狐	46
第五章	殺人犯替我補襪子	56
第六章	笨蛋	66
第七章	對七年級生來說，夠高壯了！	76

第八章	監獄來的傢伙打棒球	86
第九章	乖巧的教會小男生	94
第十章	還沒準備好	105
第十一章	全國最好的	110
第十二章	那麼電椅呢？	120
第十三章	單人女突擊隊	134
第十四章	艾爾·卡彭的棒球	144
第十五章	尋找疤面卡彭	148
第十六章	卡彭洗你的襯衫	161
第十七章	星期二打棒球	168
第十八章	跟我同一隊	172
第十九章	爸爸的小公主	177
第二十章	警告	190

第二部

第二十一章	星期一從來不下雨	200
第二十二章	艾爾·卡彭的媽媽	208
第二十三章	她才不可愛	216
第二十四章	像個正常的妹妹	244
第二十五章	我的缺口	229
第二十六章	囚犯的棒球	235
第二十七章	白痴	238
第二十八章	在她這年紀算高的	246
第二十九章	乖乖牌囚犯	253
第三十章	眼睛	263

第三部

第三十一章	我爸爸	273
第三十二章	鈕扣盒	277
第三十三章	太陽和月亮	282
第三十四章	生日快樂	293
第三十五章	真相	302
第三十六章	等待	307
第三十七章	愷芮·凱麗	313
第三十八章	發生什麼事了？	323
第三十九章	典獄長	333
第四十章	卡彭老大幫我洗襯衫	338
後記		339
關於娜坦莉		350

第一部

第1章 惡魔島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星期五

今天我搬到一座五公頃左右、鋪滿了水泥、被海水包圍，而且遍地鳥大便的岩石島上居住。阿卡崔茲島——惡魔島，不偏不倚的坐落在海灣正中央，離舊金山非常、非常近，近到我都聽見碼頭綠地公園裡播報棒球賽比數的聲音。好吧，是沒那麼近，不過還是很近。

住在這裡的小孩並非只有我一個，還有我姊姊娜坦莉，不過她不算。這座島上還住著二十三個小孩，因為他們的爸爸和我爸爸一樣，都在監獄工作，有的是警衛，有的是廚師，有的是醫師或電工。除此之外，這兒還有一堆殺人犯、強暴犯、金光黨、搶劫犯、強盜、小偷、綁匪，或許還有一、兩個無辜的人——雖然我不太相信。

這裡關的都是別的監獄不想要的囚犯，我從來不知道監獄也可以這麼挑剔。會被送到阿卡崔茲來的，都是罪大惡極的人。我跟他們不一樣，我是因為媽媽說我一定得來，只好來了。

我不想搬到這個島上來，就像我不想把毒漆樹放在屁股上一樣。不過顯然沒人在乎，因為現在我已經是「惡魔島小子穆思·佛萊納根」了；也因此，我姊姊必須去上艾斯特·馬利諾夫學校。那個學校的小孩，衣服常穿反，頭髮裡有通心麵，學校裡沒有黑板也沒有書。我沒去過馬利諾夫，不過娜坦莉上過的學校向來都這樣。

我從新公寓的窗子偷偷往外看，黑漆漆的夜裡，遠處有一座燈火通明的玻璃

屋。那是碼頭的警衛塔，看起來就像高腳架上的爆米花車。某人的爸爸坐在那兒，守著一堆足夠把我們全都轟成碎片的武器。島上所有的槍枝都高高收在塔裡，因為只要稍有不慎，警衛的槍枝瞬間就變成罪犯的武器。基於同樣的理由，所有船隻的鑰匙也都收在那裡。警衛塔裡有廁所，這樣警衛就不必專程下來小便。

除了警衛塔之外，四周還環繞著像柏油一樣又黑又亮的海水。月圓時，月光會在海灣上橫切出一條白色小徑，風則會把遠處的浮標和不知道什麼東西吹得鏗鏘鏘、吱吱作響。

爸爸這時候也在外面。他在島上的另一座塔上值警衛的班。我爸是水電工。老天爺，他幹麼要來當監獄的警衛啊？我媽正在她房裡整理行李，娜坦莉坐在廚房地板上把玩她的鈕扣盒。她似乎比一般人更了解那些鈕扣……如果我藏一顆在背後，她只須看鈕扣盒一眼，就能正確說出我拿走的是哪種鈕扣。

「小娜，妳還好吧？」我在她旁邊的地板上坐下。

「穆思和娜坦莉坐火車，穆思和娜坦莉吃三明治，穆思和娜坦莉看窗外。」

「對啊，這些我們都做過了。現在我們跟一些很棒的人住在一起，像是艾爾·卡彭啦、機關槍凱利啦。」

「全部都是娜坦莉·佛萊納根的家人。」

「呃……我不會說他們是家人。我想……應該是鄰居吧。」

「穆思和娜坦莉去上學。」她說。

「沒錯，不過不是同一所學校，記得嗎？你要去的是一個好地方，叫做馬利諾夫。」我盡量說得很誠懇。

「好地方。」她重複一遍，並且把一顆鈕扣疊到另一顆上頭。

我從來就騙不過娜坦莉，她太了解我了。我五歲時，算是個小矮個兒，所有表兄弟姊妹裡我最小，也是幼稚園班上和街坊鄰居裡最矮的一個。那時候大家還叫我的本名馬修。娜坦莉是第一個叫我「穆思」的人（英文裡穆思是「麋鹿」的意思）。我發誓，從那天起，我就像麋鹿一樣不斷長高——現在，我已經一百八十一·五公分，跟媽媽一樣高，還比爸爸高了五公分。爸爸跟別人說，我

既然可以長這麼高，他要把我的晚餐裝進泡菜罐裡來賣，這個祕方就叫作「不可思議的長高配方」。

我想進房間裡去，但是那裡有一股舊便當袋的味道。我的床是會嘎嘎響的老舊軍用帆布床，坐下去時就像是聽見很多老鼠正在經歷痛苦的死亡。公寓裡沒有電唱機，沒有洗碗機，沒有電話，倒是有臺收音機，只是裡面的零件都被拉出來了。是誰把收音機開腸剖肚的呢？他們沒有讓犯人進來過這裡吧？

好吧，我是有點神經質。不過誰都會吧？這兒實在安靜得有點詭異——安靜到彷彿聽不見有事情正在進行。

我曾經想要告訴我的死黨彼特這裡的事情。彼特會用低沉得像鬼的聲音說：

「這是惡魔島喔……嘟，嘟，嘟。」我小小聲的學著彼特：「惡魔島……嘟，嘟，嘟。」可是他不在這裡，學起來不好玩，一點都不好玩。

好啦，就這樣。我不換衣服就去睡覺了。誰想穿著睡衣去面對被判決的重刑犯啊？

第 2 章 跑腿小弟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星期六

一覺醒來我才發現自己很驢，居然穿著鞋子睡覺，還把球棒放在被窩裡。我媽正在我房間外面小不拉噠的走道上乒乒乓乓的忙著。我把球棒塞到床下。

「爸爸呢？」我問。

「在這！」爸爸從客廳應道。他正和娜坦莉坐在地板上，雙手各握了一大把鈕扣。